陳眉公集

陳眉公集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敘

米襄陽志林敘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纘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遇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輙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夥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序余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

脫而憚檢括沓拖拉攤沾沾籍米顛氏爲口實夫米
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
置削而後變化出焉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爲師詩文
不多見顧崖絕魁壘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
蘇黃豫章秦淮海薛河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
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
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淨名齋海嶽自王謝顧陸眞
蹟以至摩詰玉璲金題幾埒秘府而公之顛始不寒
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然潔疾淫性不能

恐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語默畧以意行絕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敕寫黃庭寫御屏奮毫振袖酣叫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撤賜酒果文具甚則佹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膝寄人尺牘寫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敷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遊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沒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

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范忠宣公全集敘 代

昔韓忠獻之稱范文正也文武兼備乃靖王室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格者凡十四五世莫不咨嗟嘆惜甚則委咎于天之不克盡究其用及讀忠宣集而後知文正生平未了

之事蓋忠宣補之也文正集傳者家家而忠宣則有
賠首經生不及一見者松司理毛君合梓之遂成完
書余卒業反覆嘆曰文正忠宣皆名臣第所遭有難
易耳慶曆中四賢一不肖而元祐執政八人姦邪居
半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慶曆勇于進善元祐勇于去
惡慶曆無法可更元祐更而議法則文正易而忠宣
難文正一忤夷簡再忤夏悚然較之蔡確蔡卞章惇
邢恕何如哉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論劉后不過
御政受朝忠宣抗言皆宣仁高太后垂簾廢立之事

則文正易而忠宣難文正當仁宗景祐之初而忠宣再召當徽宗建中之始治亂首尾奚啻天淵則文正易而忠宣難嗚呼忠宣所遭之難如此及讀其賛表與夫寓謫流離之詩意簡而韻淡語和而氣平有詩人溫柔忠厚之風而無悱人怨士俏岸懟獨不得志之意此真古之有道君子也忠宣初孕時其母夢見消月中下以衣裾承之明日得公既就學夜坐帳中帳頂如墨其後賦汝水篇讀者已卜公爲公輔器矣公生而受文正之訓長復與孫泰山石徂徠友善既

入朝司馬君實蘇子由劉元城韓持國皆相與倡和
及議論古今成敗得失公卽不執政當儼然爲一代
儒宗况其出持使節入踐諫垣詞章彪炳不愧文正
之將相者乎宋時幹蠱者張魏公有敬夫文正有忠
宣然魏公不可無敬夫而忠宣不必有文正則爲文
正易爲忠宣又難也余撫吳中謁義澤書院恨文正
忠宣集不廣行海内令幸毛君克成全書故序之簡
端且以望世之爲人子者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聵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煩祀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

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煙麟閣以志猷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已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日書之有益加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秇術之類莫不毫髪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

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畧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别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諽高善寶相繼焚刼圖籍二十四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

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觥鴈鐙悉輦虜地即高宗好寫五經宜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眞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掊擭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計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遐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　朝

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以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秘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柢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

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

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藏說小萃序

藏說小萃者江陰李貫之所集本鄉說部凡七家如湯大理之公餘日錄張司訓之宦遊紀聞張學士之水南翰記朱太學之存餘堂詩話徐山人之暖姝由筆汴遊錄唐貢士之延州筆記而其祖戒菴老人漫筆皆附焉貫之刻既成輕舟五百里問序于余余惟海内聚書之家百不得一即有之非卷帙浩大則多

耽宋刻以角墨楮之精好而已其實皆耳目所恒習
也書之難難在說部余猶記吾鄉陸學士儼山何待
詔柘湖徐明府長谷張憲幕王屋皆富於著述而又
好藏稗官小說與吳門文沈都祝數先生往來每相
見首問近得何書各出笥秘互相傳寫丹鉛塗乙矻
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緗襲幾及萬籤率類是而經
史子集不與焉經史子集譬諸粱肉讀者習爲故常
而天厨禁臠異方雜俎咀之使人有旁出之味則說
部是也第小說所載其中多觸而少諱子孫之賢者

扃錮不敢行而不肖者瞶然如坐雲霧中不解祖父
撰述爲何語閒有詣門而求之彼且狡獪掩匿詫以
十襲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轉展一二傳而皆已化爲
鼠壤蠹夾中物或轉授竈下婦截翦襪材甚則付酒
家如靈武告身僅博一醉耳李貫之有道士也孝友
忠信沉深讀書獨能收合先輩之遺編補殘訂訛不
惜餘力頻使延陵諸君子之風流標格亡之子孫而
傳之君乎其亦有功于一鄉之文獻矣當今好古者
若不見嘉則蓬山三館四庫之藏而訪書之使如漢

之謂者各道御史皆無專命則搜求隱籍不得不屬
之二三弘覽博物君子貫之非其人哉貫之祖戒菴
老人好著書垂九十不少衰而貫之又能善繩祖武
正如談遷世爲史官向歆校讐天祿虞世南顏師古
繼爲秘書今其弘覽博物代有本原非世之剽竊家
可同日論也若使傚貫之例推而廣之鄭浹際所謂
因代而求因人而求因地而求者其法盡在乎是它
日興書輻輳四面出史臣且將藉手焉毋獨以延陵
一鄉之文獻求之乎

姚叔信先生詩集序

余讀青峨居士詩既已序而傳之居士姚叔信先生之女孫也已欲訪讀叔信先生集其孫爾肅出之襲錦中為一奏余始知姚氏子孫之騷雅蓋自先生始先生當時倡和者皇甫子循豐存禮周公瑕文休承項子瞻戚希仲吳少君六七人此一時詩壇之老耆宿也先生與子循輩皆已物化其碩果不食者僅一金華吳少君在少君如病猨警鶴不與世相馴而少年走名之士喜蹴躡朱門亦遂不復物色之今支離

蕭寺旁與破瓢短杖相語而已少君毎謂余秀水有
姚叔信者眞詩人也今老死其人不可得余聞少君
語退而按先生之詩淸眞恬和溫雋安雅其唐人之
矩矱哉三唐姚氏最以詩名者惟姚合與鵠而已以
合之閒居二十首鵠之縣州諸篇置叔信集中莫辨
也先生詩獨萠深解可以肩隨古人旁睨時哲乃掩
仰藏匿不肯噪目前區區尺寸之名至爾肅出始能
爲先生名姚氏一家言人之不可無賢子若孫如此
吳少君無子而鬚髮尚在故錢懋穀趙汝師尚能梓

其詩以傳如周公瑕八十而後無聞度生平著作非
犿入筆冢便作泰山無字碑矣可嘆哉余以是益重
爾肅之能不亡其祖也爲序之以告詩人之有後者

川上集序

敬陽先生既成進士特爲海忠介公疏劾言者出爲
南陽教授久之擢禮部郎則又極諫　皇上闕失又
以東事彈論當路三大僚直聲震天下請告退居十
餘年間作制科文字日課羣兒及遠近門生輩無他
嗜也夫經生未第時得失燒中啇徵換聽仰寄鼻息

於主司俯循步趨於時彦卽高才宿學往往轉喉觸
諱百不吐胸中之一惟林居士大夫不忘本業又能
不諱臨文則雖含毫戲游而實有與古聖賢意旨相
發明者若敬陽先生是已先生心事如青天白月奴
隸亦知其清明故其文光華洞達而絕纖翳之累遇
事敢發如黃河無返勢雷霆無還聲故其文剛大而
有餘氣清虛絕俗如無瑕之璞辟塵之犀故其文純
雅高潔使人不敢以褻視好别是非君子小人不遺
力如鏡在空如劍斷髮故其文議論濯濯條理精明

而不亂憐才奬士急難解紛遑遑惟恐失之如春生
多於秋殺故其文宛轉綿麗嬌花嫩草無所不有蓋
嘗論之讀先生之文卽使白首應甲乙科又應童子
科度所向無前若進而與之談及考其行事則古所
謂悃愊大人君子者當不肯屑屑爲此經生語而予
獨於神情間求之其人與文眞一一皆相肖夫至於
人文相肖而後知先生非苟爲言者也豈惟言哉盛
德大業在其中矣慕先生者請卽於是編求之

屯雲居寤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道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寧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翦茆椒築巖戶絃誦詠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鄰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鶯嶺出鑁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橘柚花藥叢篠偉藤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鄰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

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視狀如孝子言而至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聞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煙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不

鄒公履稿序

吾松峯九僕得其四縛茅種樹絃歌其中與一二野衲逸民共結人外之遊高座授經非余好也然又不欲爲矯分抗情門外屨至輒便引內間日留連如所謂斗酒相娛樂奇文共欣賞此語僕誠有之往歲鄒公履來訪以文奏余余灰心此道久矣讀之不覺橫挑技倆蒲團之上眉舞肉飛噫君之文乃能奪我乎夫越石却胡劉根召鬼此以聲奪也趙娣入宮邢夫人望而泣下此以色奪也漢徙新豐市不失尺寸郎

雞犬亦認識其家此以格奪也謝玄以八千人當苻
堅九十萬之衆楊玄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
此以氣奪也高孝珩鳩避畫鷹黃荃鷹掔畫雉李伯
時寫殺一川花馬此以精奪也又其至者如會陽揮
日錢鏐射潮神仙奪陰陽之數忠臣孝子奪君父之
心變化窮極不離方寸而況區區文章之小技乎公
屐筆有口文有膽江東之才無出其右而又沐浴于
家學珠玉之淵其文聲香味色與夫格調神情種種
奇幻殆不可以知知識識者卽不佞灰心道人讀之

且無所不奪則其能奪主司之鑒與造物之權可知

僕旁觀人當自不妄無已請質之君家學憲先生

秦稅紀序

御史持國余公在臺中鉏勒諸璫甚法皆莊惲御史

御史巡關中關中稅者梁先聲攝之膽落矣曰是嘗

以司薪索小黃門者是常案大璫其養子某奴者是

嘗械四方進金二千命兒者于是欲詭中公禍無短長

則陰結左右置蠱潛毒公公發其奸嘔惡血蠅蠱如

submit者百餘數昏瞀欲死得不死公之子震伯見公疏

日夜泣挺劍躍馬欲報仇西入秦交遊遮止之不果行因慷慨作志感詩未幾聞梁瑞撤回又作志喜詩詩不能盡者盡載之先後記中讀之使人悲憤交集涕笑横下眞忠臣孝子之志哉嗟乎執法如御史幸而勝爲公不勝爲膺爲滂爲浮爲球大則五屬小則髠鉗輸右校耳勝則震伯幸爲子不勝非斬仇祭墓則含笑詣獄豈肯出麗氏娥緱氏玉兒女子下哉賴天子神聖臣不死難子不死仇戰勝而肥發之歌咏即日御史西秦還出此讀之父子相向抱持泣更不

知搠幾斗淚洗面也震伯神用清審志氣貞立二十時從京師短衣單絞尋師秀州匹騎丞三千里風雪中津吏不知爲御史兒此可以觀震伯矣震伯讀書破萬卷文章如排山倒岳要自奇男子細事不具論

又

余讀易後萬事灰心久矣爲震伯題此敘得無陳元龍豪氣不除耶雖然麗娥爲父報仇申屠蟠十五歲上書外黃合頌其孝義蟠處士也而少年意氣遂如此余何忍當震伯而失之震伯曰某曩者不聽諸君

言脫身往何若余曰蠱之六四爻有之裕父之蠱往
吝象曰往未得也震伯曰然則今日何若余曰蠱之
六五爻有之幹父之蠱用譽孝子討仇志雖未行而
譽章矣御史傷於蠱卽以蠱卦爲震伯一洗胷中之
忞忞可乎震伯笑曰善請更記之

聞鴈齋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爲九家自稗官出而九家之
散者始合蓋其說靡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
科額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得歸則與

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磨耗壯心而蕩滌旅況故其文恍忽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獨不然家居退閒往往能稱說朝家故實及交遊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興國間旣得各國圖籍降王諸臣或修怨言于是收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羣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九十餘種吾朝文集孤行而埜史獨詘惟楊用修王元美兩先生說部最爲宏肆辨博而文亦雅馴

餘不能望宋而况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吾友張元長氏雁齋筆談其流便爾雅似子瞻而物情名理往往與甘言冷語相錯而出劉義慶段成式所不恒見也元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好讀異書老不能狥世而好經世葢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卧遊清福編序

俞使君宰華亭之三年政潔而民穌絃歌之暇手纂卧遊清福編命陳子序之余聞之名山洞府造物不

付之冠劍車騎貴人而私之隱君子此語似有致而寔否否夫王公大人之遊或侍宸輿或領使節屯軍駐蹕問俗褰帷小有未濟則兵丁曹伍腰鎌負鍤而前導之能使目與足兩無憾而後止若蓬翟逸民不過三尺筇與一緉屐耳歷覽幾何而辱之曰遊則不得不退尋紙上之陳迹而指數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於空青鈍碧之間以稍自寬云耳則卧遊編者冠劍車騎貴人可無而隱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遊之難我知之矣巨靈五丁洗鑿之地半出於神

鬼護呵俗子命車則風雷雨雹隨其後非夙具靈根者不能遊猱巖虎窟䵷穴黿宮與夫族冢叢祠之林狐狸嘯而休鵩啼非有膽智者不能遊棧腐梯殘葛枯藟脆非捷如猨鳥而頑如樵牧者不能遊寒暑載途變色而進喘不續吁胸與膝拄非精爽壯旺而好奇者不能游諸游具矣而糾於俗務頓於老病左於非時甚則興盡者才盡才盡者山川之秀亦盡而遊不必記記不必文者多矣甚矣遊之難也非遊之難也難於上帝之清福也嗟乎自古山川幻佳陵谷變

遷海底塵飛蓬萊水淺卽天地且無所恃以久存而何況山川又何況遊者嘗試訪古今遊客姓氏於仆碑斷礎中野草夕陽冥冥漠漠而幸有一二記遊尚在則昔人酒雲嘯月討松論桂之意彷彿可求而穆王八駿之所未巡秦隋六龍之所不及臨幸者皆得與巢公一巢壺公一壺共縮而遊之几上比之王玄仲舉煙爲信韓昌黎慟哭縋書詎爲勞逸哉是編也無問隱君子與冠劍車騎貴人但有清福者然後出此以授之

詩經註疏大全集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删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删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孫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説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酧酢之閒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豳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

章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
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
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
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
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掊
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
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
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

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
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
今且謂一人之舌而約束於十五國之韻其齟口
者盲師傖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
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
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
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
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
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

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宫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鏃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涣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余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頤而已是爲序

栖眞志序

余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孫登露寢窟居又不欲

如戴逵陶弘景郗氏辨百萬貲梁武起第月給伏苓白蜜但于九峯間披剔巖岫芟除榛莽結草堂藥室以居牀頭惟老易及栖眞志而已栖眞志者孝廉夏茂卿先生所撰大約品裁類劉子政之高士列仙而精微雋潔又酷類臨川新語讀之使人心蒐洗刷眉肉飛舞恍然振衣解帶挾我于罡風灝炁之上矣先生束髮負大志精綜三氏之書筆端寸膚能化霖雨顧久詘春官不上閉戶著述倜然抗城外之思俯仰吟嘯神仙耶處士耶其英雄之退步耶吾不得而相

焉自古英雄玩世者進則圖像麒麟退則問盟猨鶴青山無恙丹簡尚虛上之如范少伯張子房李長源無論已次則希夷子無名公其得易最深其霸王經世之畧甚具能悉斂生平之豪氣雄心栖洛陽華山以老蓋神仙處士皆半之茂卿先生非其人歟余退士無所知識僅以丘壑煙雲自驕而先生屬以栖眞志序正如從捕魚人問武陵源知有雞犬桃花而已君者之爲秦爲晉爲仙爲隱漁父不知也

武則天刪僞經目序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旣已序而藏之矣已於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減蘭草混於束薪鳳鳥雜於鳴鴂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有疑焉武曌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竊

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麀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敕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刋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與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

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
于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
等賫梵經自西域還敕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
撰序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
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
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葢臺
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蜀賓大林以
至麴閑國與胡商八十人渡殑伽河至中天竺窮探
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敕入弘福寺

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實剃刀百金磨立等
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寺于洛州並官給供
度敕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
等分撰新寺碑志當時經獅律虎及一切人天龍象
聯鑣接錫于法宫殿廷之間而二祖之慧可四祖之
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尤爲嵬特宗旨明教
乘普皆其力也噫盛矣哉隋唐之交經最顯海内最
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足以撼王公而怖士
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十六莖道遜之柩五

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盌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即唐文皇行方等懺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矣日途暮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甚于二帝者此紛紛

經像之所由造與乃知二帝以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揶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邁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膜拜禱祝者耳且掖庭有懐義僧而大德誑𦶜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刋定之諸經未必偽而偽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偽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邪子才云校書恩訛字亦是一適蘇長公愛談鬼神强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且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刋

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建文朝野彙編序 代

自古天下之最重者莫如綱常此必君與臣相與主持而羽翼之而後世道人心咸有賴焉叔方少從先臣之訓每覽往記忠臣義士輙正襟相對感愴欷歔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少長幸以柱下忝侍 聖朝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戍者請一體赦宥仰蒙 皇上俯採末議特賜允行於萬曆甲申之

十二年也近者　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
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於洪武之末嘘祜吹生繼
志述事一舉而　帝王之仁孝備矣叔方跧伏田野
無所報稱因纂建文君臣遺事以竟初志凡朝政
日繫月月繫歲令次第可考曰遜國編年臣義絶者
削不書死與去者則書之而宫闈亦附焉曰報國列
傳聞見相沿而是非眞訛復相半者曰建文傳疑
列聖之詔旨與諸臣之章疏業巳鑿鑿見諸施行而
事始大著白矣曰建文定論以上雖出鄙臆而不敢

增損一字進減一辭總名之曰建文朝野彙編昔
高皇帝既定胡服遂命宋濂王禕等纂修元史元將
福壽戰歿　敕以祟祀謚以忠肅擢其子爲太僕少
卿　聖祖培植不三四十年而死國者項背相望豈
非風厲之明驗與夫元史且修何况建文元臣且旌
何况諸君子此叔方是編之所繇彙也緬惟　文皇
帝入繼大統黨禁嚴迫凡係諸臣手蹟即零星片札
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訐株捕之踵及故其事十無一
存賴有好義之士私識而秘藏之禁解以後稍稍始

言革除事然聞金川失守即御史給舍絕𢧐死者四
十餘人北平省屬州縣長吏棄官去者二百一十九
人其他轉相株蔓且竄且死者又不勝紀是皆泯泯
無傳惜哉姓名之傳止此而已所以然者諸君子子
孫甚微當年之史筆甚諱後世之探奇弔古訪求其
故聞而搜揚其風節者人又若以爲甚冷甚迂而不
知開闢以來未絕之綱常實繽於此愚以是不揣拙
鈍不憚綴瑣凡國家之掌故郡縣之記牒以及山經
地志蝕鏽塚刻之屬或檢一事而反覆他篇或覈一

人而流連竟帙或重複以證其蹟之同或互見以求其理之近如是者三年而此書始成竊嘗私幸革朝去今雖二百餘載其因革損益之故歷歷尚在目前忠賢雖死而一腔熱血十族遊魂上可與夷齊爭光下可與田横比烈其混蹟緇黄埋名傭販賣卜絶城痛哭深村斯亦殷頑民晉處士之伯仲已大抵 天子之主持綱常在爵賞祭贈恤錄褒異而表章之以已往將勸來上之事也臣子之羽翼綱常在筆札進則疏請之於朝退則哀集之於書以空言作實忠下

之事也叔方有仰止之念而又幸逢　聖明不諱之
朝於義無隱則一切纂述必使無負於諸君子使諸
君子之心迹亦曉然無負於天下國家而後庶爲全
史不然當時之忠骸義骨老人女子猶能竊而負之
孤猿猶能泣而守之今區區僅一空姓名耳若不爲
之收拾就緒死者無所表見而弔古者無所考衷精
爽銷沉英風黯澹此豈獎頑激貪發幽闡潛之初志
哉用勒是編以竟未議他如叔方前疏所請諡未及
盡錫祠未及盡建子孫未及盡錄親故之編戍籍者

未及盡除幸惟　聖明寔始終之并以俟後之君子

建文朝野彙編序

余少讀史至革除之際不數行輒涕洟不禁往過嘉興屠侍御以建文朝野彙編若干卷示予予爲參互校訂之嘆曰侍御何志之悲而慮之深也葢自古治世之史直治而非治之史亦直亂世之史諱非亂而亂之史亦諱革除之時之泯泯也後世諸君子之掇拾也與夫侍御之檢括而參合也治耶亂耶可以觀世焉吾嘗怪武王克殷御倒戈之衆猶諄諄告語指

天誓見以明心之無他而漢高帝剖符封功臣時天
下已大定矣顧不能不紆意于雍齒盖天下之羣力
羣策可屈而匹夫匹婦之疑不可以少箸如此乃革
除之政顧獨以重典刑亂國與先代異道而同治意
者國不易姓市不易肆襲　高皇帝之餘威董震歷
之時有或然當然者與而當時執筆者顧怵焉遂欲
以一時之諂心抹殺千古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輟
而不録曾幾何時刀鋸尚煖箕裘晏然而弔湘哀楚
之詞已充牣瑜溢如此而千百世以下遼遠不可知

之人展轉口耳之外又當何如也嗟乎尚忍言哉故
與其使仇詛吾親不若及我子孫得引咎以謝焉滅
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微示以無可增加也斥
野史爲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
實也然則侍御之直也乃所以善行其諱歟大哉
文皇帝之詔也革除諸臣且儼然賜之祠額矣而議
者尤有憾曰建文之不備史也不復號也於綱常闕
焉夫綱常者萬古之綱常寧以區區廢置爲完闕吾
第患其久闕而乍完水奔弦激其所傷尤有大於備

史後號者也則　聖子神孫爲之計以殺人心之不平而關後世之横口是亦繼述之善者也

皇明世說新語序

昔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唐江州潯陽縣主簿劉肅倣之爲唐世說吾明翰林院孔目何良俊自唐宋以後博采及於宋元爲語林而　皇明闕如也吾友李節之性好異書自國史郡史家史以至山鐫冢刻及稗官言無不綜覽因援臨川義例排纂皇明世說既成乞序陳子陳子讀而異之曰是書也節之有

數難焉晉以淸言爲宗宋儒譏之以爲江左難端吾朝懲咽已久士大夫無可着麈尾處即有之支許王謝安在則甚難郡國官師名姓位號無一雅馴者則甚難二百年中凡可笑可涕可駭可愕可思可記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事則甚難臨川雅好文翰名士湊集所著有典敘有集有徐州先賢傳非止世說而已今節之撰自獨創能召陸展何長瑜鮑昭諸幕客爲助乎則甚難劉孝標之注世說分引輿籍皆出正史外其見於高嗣孫緯畧者凡一百八十八種則臨川

所藏又可知矣節之藏書幾何則甚難臨川宗室之表以平西將軍都督荆州知開府儀同三司最為文帝所愛重授節傳發物力饒裕而節之才且貧尚兀兀困諸生間則甚難雖然假若畏其難懐不敢出則吾朝之風流文采將遂化為子虛亡是公而已乎大抵著書如交友其始也難合則其後也必久全吾許節之必傳者以此節之嘆曰甚矣胥公之知我也吾雖不能上儗臨川氏然以視唐世説則加雋以視語林有宋元而無皇明則加廣劉何兩公而在度必黜

首此書以鼎足許我余曰然請序而著君之所難以
告峻求於君者

唐道徵文序

唐道徵性地孤直面目嚴冷自讀書掩戶而外斤斤
如也故其文恬靜貞潔有古人之風焉如其人矣既
舉廷試第一人海內有欲行道徵文者于是唐子閒
序于陳子陳子曰唐子志士也而猶欲以文行者何
也唐子曰爾不見尾石之在地乎小兒羣戲或捫以
爲碁或累以爲塔老人長者過而見之則笑其稚且

鄙然方其爲碁與塔也小兒其忍遽釋之乎以小兒之耳目手足悉縮而聚于瓦石之上則瓦石尊矣吾非欲尊吾文也吾將以吾文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何不可也至于日暮羣散一笑而已又至于升冠戴弁不習兒弄儼然如老人長者思之亦不過一笑而已吾又將以吾文與天下爲碁爲塔相與兒戲焉以公此一笑何不可也陳子聞之曰有是哉唐子之言也其言幻矣其言幻故其文亦幻吾乃知唐子之視富貴必以浮雲相命者也雖然天下國家非瓦石也

與日由狀元作宰相執虛捧盈若爲碁爲塔惴惴然惟傾什之是懼也則幾矣不然吾恐小兒之攘袂而笑予之後也唐子曰善請以序我文以代紳語

王節婦完節編序

蓋聞易著從一之文詩詠靡他之什或剜面引鏡或務耳用刀或斷髮告誠或截鼻見旨誘之吉士而蘭蒞不改其芳説以大人而薑桂彌植其性咿嚶涕泣豈惟行路傷神忼慨從容直使閨房砥節厥有袁氏實嗣徽音蜀袁氏者司徒俞廷之女茂才王賓之妻

也劭嫻柔嘉弱笄婉孌博綜師氏之訓動符女史之箴叶吉鳳占通名鴈幣采蘋采藻奉君子之清塵鼓瑟鼓琴得大家之雅度千秋信誓松栢結爲同心二豎見殃芙蓉損其並蒂含啼掩抑顧影低迷首似蓬飛心逾荼苦玉鞲弛而不御錦帶委以下垂蟲挂明璫塵栖綦履凥坐膝登之側減餐繐帳之旁無意人間願從地下宗親曲爲勸解死生幸緩須臾或趙氏之孤可存則若敖之鬼未餒何期兩嗣連作下殤龍劍入津雌雄拆偶蟠環斷玦子母分飛恨鴟梟之太

殘嗟顛軨之空視心灰意迄淚碧腸枯鬼伯侵尋司命無主嗚呼痛哉昔阮瑀没而魏文悼其嫠婦任咸逝而潘岳哭其寡妻然而穉女始孩羣兒滿眼非若隻鸞單鵠驟分破鏡之中兼之一卵二雛復攫覆巢之下伊誰畢案若個牽衣慘既非常命亦隨盡倘使邦君舉旌廬之典　天子頒表墓之書幼婦搞辭貞姑腸號流傳青史應知骨有餘香相見黄泉畢竟面無慚色敢鐫琰琬以俟丹青

趙無聲全集序

唐婉兒從帳殿樓上品羣臣應制詩紙落如飛沈宋
退而心服其鑒郭汾陽子暧集名士觴咏昇平公主
幃而觀之李端探有佳句内酬以異錦駿馬余嘗笑
爾時詩有定價如此後世以經義取士士嘔心枯腸
畢意於公車業往往有技成而弗奏者豈衡文家反
出兒女子下哉曰不然文患不眞耳苟眞矣譬如書
法名畫好古者望而見之氣奪心死又如照膽之鏡
吹毛之劍神姦避罔兩伏則精彩相逼之極也而何
況於文趨無聲者當湖之奇士也余雅知其品落落

與古人爲曹耦而未識其人至是從鄦邸以文見示且屬其子千里外乞序于予予讀無聲文所謂迷言質言易言者深乎秋蟲之蟄也悠乎春絲之揚也淡乎黃鐘之律也迅乎馬駒之禪也激乎孫眞人之嘯也秩秩乎王良之御周官之禮樂也文至於此習者不覺而讀者覺之卽讀者不覺而文之精采遍而覺之古者馬仰秣魚出聽雞解僧獎之經石點生公之法皆是物也由此而推律呂不足以格人鬼則聲氣未通也陶冶不足以範金土則火力未透也技不足

以動主司取高第則文章之精采未真也吾不知文
吾知以趙君爲證而已或曰子之持論固也是不有
命與余笑曰黃葉止小兒啼知其爲黃葉則更啼矣
李廣見虎不見石知其爲石則射不復飲羽矣目中
無文文中無命而後文可以造命也嘻此即趙無聲
之所爲迷言也有大迷者乃有大悟迷則質質則易
矣主司無以難趙君矣假令易地而入唐之名士席
中吾未知沈宋悉敵何似即李端與錫駿馬其不落
趙解元手者幾希

王辰玉全集序

昔人云文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
貴賤之今辰玉是也予猶謂未足定辰玉辰玉十六
和淵明歸去來辭名聞京洛二十渺然人外偕予讀
書支硎山因相與訂異日㨿許碧落之遊丙戌予入
山中辰玉以春秋摧領解額士子傳寫其文如鍬譜
謀摧額十年一切愛憎口舌都復不較戊戌罔罬毋
喪鮮華丈夫枯槁如削久之收召寬𡨋粗復鬚眉然
性至孝往往帖身束脰檢護相國藥食殆無遺晷閒

以膳寢之餘給賓客酬觴咏弄翰墨不知何緣省治
文書撰述盈卷精微光明札札浮動又皆附麗經典
串發性靈度其才識頗近於不可思議者辰玉文成
恒韜在笥之秘嚙臂灼骨不以示人曰吾不欲以區
區小技投窺人少年如驥子爭途雞雛索鬬博山中
冷眼人笑邪意蓋嘆指予也予惟辰玉清遠簡潔道
義重而名心輕即古人辛苦立言非其所急矧經生
言哉然言至此自不得以經生了之凡人之戰一鼓
作氣再則衰三則竭辰玉十年不戰何竭之有是役

也於辰玉無所見奇但使海内知名之士猶得伏前茅而賈後勇則辰玉故是左證雖然辰玉左證既爾何應兩度䟦次第二人乎文有定價毋乃欺我

眉公集卷之五終